

河洛旭事

读北魏《洛阳伽蓝记》，除了一座座恢弘的寺院，吸引人的还有书中那一首首朗朗上口、生活气息浓郁的民谣。这些民谣中的一部分，与当时洛阳的美味有关，如“白马甜榴，一实直牛”，如“洛鲤伊鲂，贵如牛羊”……自今日起，让我们通过欣赏这些民谣，追忆古代“舌尖上的洛阳”。
——编者

北魏民谣里的洛阳美味

白马寺的甜石榴 跟一头牛一样值钱

□记者 陈旭照

“白马甜榴，一实直牛。”白马寺的甜石榴特别有名，一个就值一头牛！
有些夸张吧？夸不夸张，听我说完，您再下结论。
这句民谣出自北魏《洛阳伽蓝记》里的《白马寺》。

皇帝亲自到白马寺摘石榴

在《白马寺》一文中，杨衒之先讲了白马寺的位置、来历，而后笔锋一转，写道：“浮图前茶林蒲萄异于余处，枝叶繁衍，子实甚大。茶林实重七斤，蒲萄实伟于枣，味并殊美，冠于中京。帝至熟时，常诣取之……京师语曰：‘白马甜榴，一实直牛。’”

“茶林”，石榴；“蒲萄”，葡萄；直，同“值”。

北魏时期的白马寺里种有石榴和葡萄，结的果子都特别大，一个石榴重达七斤，一个葡萄比一个枣子还大，两

者的味道都特别鲜美，冠绝洛阳。

果子成熟的季节，皇帝亲自去采摘，采摘下来的石榴和枣，有时会赐给官人，官人得到后，再转赠给自己的亲戚，亲戚得到了也不马上吃，而是让这家看看，那家看看，最后才下口。当时，洛阳城里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：“白马寺的甜石榴，一个就值一头牛。”

白马寺的石榴确实好吃，但让它的价格等同一头牛的，恐怕不仅因为它好吃，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不易得到。

在古代，洛阳石榴闻名天下

在中国石榴种植发展的一些重要节点上，都有洛阳的身影出现。

石榴原产地为现在的伊朗、阿富汗和俄罗斯南部，汉武帝时期，与葡萄、苜蓿一道，由张骞从西域带回长安，作为珍品被栽植在上林苑和骊山的温泉宫内，以供皇室人员观赏。

东汉至西晋时期，洛阳成了全国的石榴栽植中心，这一时期的石榴，逐渐由皇家园囿传入士人阶层乃至民间。不过，从《洛阳伽蓝记》里的记载可以看出，“御用之物”仍然是石榴的主要标签。

东晋南北朝时期，石榴栽植以洛

阳为中心，向南向北发展。

隋唐时期，洛阳依旧是石榴栽植中心，隋炀帝在洛阳营建东都时，就以石榴、樱桃作为行道树。

宋元时期，石榴栽植范围继续扩大，此时的洛阳石榴名品迭出。宋代周师厚的《洛阳花木记》中，就有九种洛阳石榴出现，分别是：千叶石榴、粉红石榴、黄石榴、青皮石榴、水晶浆榴、朱皮石榴、重台石榴、水晶甜榴、含棱石榴。

明清时期，石榴已经不是啥稀罕物，栽植范围遍及全国各地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，已经彻底底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了。

期待“白马甜榴”辉煌重现

“白马甜榴，一实直牛”，多么高的赞誉，但有人不以为然，比如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。

汪曾祺有一篇美文，叫《昆明的果品》，里面提到了洛阳石榴，摘录如下：

“河南石榴，名满天下。‘白马甜榴，一实直牛’，北魏以来，即有口碑。我在北京吃过河南石榴，觉得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粒小、色淡、味薄，比起昆明的宜良石榴差得远了。宜良石榴都很大，个个开裂，颗粒甚大……”

其实，不光汪曾祺感到遗憾，我读了此文也感到遗憾。在历史上，洛阳曾经是石榴栽植中心，且名品迭出，但看现在洛阳市场上的石榴，有名气上档次的，有几个是本地品种？即便是本土石榴，说实话，味道真的跟一些外地品种不能比。

期待“白马甜榴”辉煌重现，在注重生态旅游发展的今天，在洛阳倾力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今天，它不应该仅仅作为“记载”停留在历史中。



整修后的南寨门

追寻洛阳古寨 扣马古寨 激荡风云

□首席记者 张广英 文/图



“扣马”刻石



明代石碑

扣马古寨位于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。上周我来这里的时候，发现南寨门整修一新，还建了一个文化广场，南寨门看上去比以前气派多了。

几个上年纪的村民在寨门下乘凉。70岁的李和团说，为了保持原貌，整修寨门用的都是原来的砖石。的确，南寨门上的匾额仍在，“扣马”二字刻石的位置也没变。当你从寨门下走过，岁月的沧桑感扑面而来。

南寨门是扣马古寨的正门，也是仅存的一座寨门。它建于清同治二年（公元1863年），当时为抵御兵灾匪患，村民自发修建了这座周长约两公里的寨子。最初寨子有四个门，后来寨墙和其他三座寨门都被损毁，只有南寨门保留至今。

当然，对现在的扣马村来说，古寨的存在只是一种象征。与这个村子的历史真正关联的，是武王伐纣的大事件。

扣马，也称叩马。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末年，周武王为推翻商纣王的残暴统治，在这里与诸侯会盟，准备挥师北上，渡过

黄河攻打朝歌。大军正要出发的时候，周武王的马头被两位老人拦住了。他们极力劝谏周武王：“父死不葬，爱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杀君，可谓忠乎？”你的父亲周文王刚去世还没安葬，你就想出兵杀掉君主，这是不忠不孝啊！

周武王闻言大怒，眼看这两个人性命难保，姜太公忙上前说“此义人也”，让人扶他们离开了。

“叩马而谏”的这两个人，就是孤竹国的伯夷和叔齐兄弟。他们年轻时为避王位而先后出走，天下归周后又“义不食周粟”，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
千百年来，扣马村中既有武王庙，又有夷齐祠，以纪念这段历史风云。

今天，南寨门内广场上还竖着一通高大的古碑，那是明嘉靖八年（公元1529年）所立。当时，河南巡抚王洙等重修夷齐祠，并在《重迁古夷齐祠碑记》中写道：“非武王，不足以济一时之变；非夷齐，不足以定万世之常。”

这个评价，细想，真的很到位。

河洛光影